

贾蔼力:有神爱我,难道还不够吗?

◎孙国胜

贾蔼力就在离我约5米远的画架前拿着画笔投入地创作着,我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的看着他,并在电脑上写着这位艺术家。

帮助受难者不值得炫耀

中午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不一会儿打通了,于是我来到艺术家位于北皋的工作室。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几乎没有进行正式的谈话,因为贾蔼力正在为保利举行的“抗震救灾”义拍的事烦着心。四川汶川大地震似乎搅得艺术家这两天有些心烦意乱,本来已经捐了钱,但是听说有艺术家义拍活动就准备把自己刚创作的一张作品捐献出来。出于对代理画廊的尊重,和画廊打了个招呼,没想到贾蔼力在电话中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发了火,估计是和画廊沟通上出了点问题。但是这影响不了贾蔼力的决定,拍卖行的工作人员最终还是顺利的把作品取走了。



保利的工作人员说会给他出具红十字会颁发的捐赠证书,艺术家苦笑了一下说:“没有必要”。

捐钱、捐画这都不是一件值得宣扬的事,更何况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能做到的很少。贾蔼力表示,如果一个人认为帮助受难的人是件值得炫耀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想法是罪恶的,这也就是在佛教密宗中早就说到的。

对暴力和危险特别敏感

看得出来,贾蔼力不是一个擅长阐述的人,对于他的创作他说的很少。工作室中挂着几张大幅的成品和半成品,每件作品前都有一张小画稿或者是对照的图片。在一幅占了半面墙的大画上,一个头戴防毒面具的裸体男人低着头对着一台机器,像是在忏悔和哀悼。画面中的机器是按照一张宝马公司生产的引擎图片画出来的,几乎用的是超写实手法描绘出来,而人物和空间则是艺术家假想和重新安置的。

带防毒面具的人是贾蔼力的创

作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工作室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这些各式各样的防毒面具。艺术家似乎对暴力和危险特别敏感和关心,在工作室的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暴力电影表达与意义》,另一本是《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大概翻了一下,都是和暴力美学、震惊美学有关的。帕索里尼是一位天才导演和作家,书中帕索里尼对一些挑衅性的和令人棘手的问题,如宗教信仰、性和死亡等,都做了深刻和有趣的探讨。在贾蔼力的电脑中也有各式各样核泄漏的图片,并把其中一张作为电脑的桌面,与之对应的是墙上的一幅作品——画面表现的正是电脑桌面的图像。

有人说贾蔼力的画很诗意,我想这是从画面的空间布置和色彩观感而言的,但是深入到画面内部确实令

人惊悚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一种被称为“疯景”,画面凌乱而富有张力,给人感觉这完全是把一种情绪和精神张力表现在画面上。另一种就是像刚才描述的那张画,画面沉郁安静,艺术家似乎身在事外,是一种理性的旁观和思考。但是都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有一种对于人性的人文关怀和对于环境危险性的敏感。

我快乐吗?——从我的艺术中去寻找答案吧!

我似乎写得太投入了,忘记了看他。抬头一看,原来看似正在随意涂抹的那张画,一个平躺着的人物形

象已经依稀可见。绘画似乎并没有让贾蔼力最近烦躁的情绪平息下来,他还在不断的叹息和走动,不知道在画作完成展出之时,观众是否能感受到艺术家在创作中那点点的情绪波动,但有幸的是我感受到了。

临走了,贾蔼力嘴里还给我念:“怎么偏要那些快乐的人死去,而不是我这种不快乐的人”,忽然间脑中浮现出他工作室墙上的一行小字:“有神爱我,难道还不够吗?”我想现实中一定有很多人爱着贾蔼力,就像他也爱着很多人,但是生活的现实在精神深处又是怎样的呢?只能从他的艺术中找到答案了。

China

夏季风:希望对中国的艺术生态有所影响

当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入驻,毫无疑问会不知不觉中对中国艺术生态和艺术市场产生影响。

众多国外基金会的进驻,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要在中国之外产生影响较之以前就要容易多了,至少多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

◎孙国胜

今年4月由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IAC)筹建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落户北京798艺术区,并且举办了由众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组成的开幕展“趣味的共同体”,但是对于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背景和中国落户后的方向大家还不是很清楚,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伊比利亚艺术总监夏季风先生。

上海证券报: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完全是由高平先生家族出资的吗?还有哪些机构或者个人资金的进入?

夏季风:在IAC基金会中,创始人是高平,他也是这个家族企业的代表,主要资金也来源于这个家族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这个家族是一个由几大家族合而为一的实体,他们出资进入文化艺术的领域,更多的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

上海证券报: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夏季风:与国外大多数的基金会一样,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IAC)是一个私募基金,它下属有博物馆性质的艺术中心,也有出版社、杂志、画廊等,同时对慈善和体育

等相关事业也有所涉及。从IAC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上来看,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纯粹是一个非营利的学术机构,而画廊则涉及签约艺术家和商业行为。

上海证券报: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除了基金会提供启动资金外,日常的运营靠什么来支撑?

夏季风:从设立之初,IAC基金会就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它需要的是一个以当代艺术展示、研究、教育和收藏等为主要功能的复合型学术机构,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艺术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基金会将为此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场馆的建设和维护、展览和交流、研究和收藏等等,当然,也包括艺术中心日常的一切运营费用。

上海证券报:目前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同哪些中国艺术家建立了联系,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又将与哪些艺术家进行长期合作呢?

夏季风:现在还无法透露那些同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建立联系的中国艺术家的具体名单,那样做对尚未和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艺术家不公平,也是不妥当的,同时也违背了我们开放性地与艺术家建立广泛联系及合作的计划和愿望。我们是不太愿意局限于某个单一层面的艺术

家群体的,尤其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这样无疑排斥了艺术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和发展性。至于和艺术家的合作,我们方式是多样性的,只要是对艺术家或者说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积极意义,我们都可能去尝试。比如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在国内外举办的一些重要展览,像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开馆展以及在西班牙IVAM现代博物馆里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等。如果艺术家愿意也会进一步合作,比如基金会会有选择、有系统地收藏一些他们的作品,或向一些重要的公共艺术机构推介他们的作品。

上海证券报:IAC对与之合作的艺术家在学术和市场两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推动?

夏季风:对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艺术家——哪怕这个艺术家和我们只有一次邀请参展的短暂关系,在学术推广上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稍有忽视。我们会邀请学术界和公共艺术机构对他们给予一定的关注;我们也会和世界上一一些重要的艺术媒体如美国的《Artforum》、英国的《Frieze》等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此扩大展览和参展艺术家的影响;此外,我们本身的关注和行动对艺术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帮助和推动力量的。这样做从对学术层面讲对于艺术家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我不知道这对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会不会围绕几个艺术家进行重点推广?

夏季风:如果艺术家能充分代表

当代艺术发展的某个阶段,或者囊括当下创作的主要特征,又或者展现了未来艺术的走向,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重要的艺术家毫无疑问值得重点推广。

上海证券报:目前IAC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哪些艺术家身上?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收藏(购买或者接受捐赠)?藏品有没有安置和处理的计划,会进行一些购入与出售吗?

夏季风:我们一直在对中国独立影像及纪录片进行系统收藏,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为此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特意设立了影像档案馆、多媒体阅览室和专业播映厅。我们收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购买,当然,我们也很愿意和希望得到捐赠。未来,我们有在北京建一个美术馆的计划,这可能会为IAC基金会一直进行系统收藏的艺术品提供一个最佳的安置之所。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目前国内外的许多基金会进驻中国会对中国的艺术生态和艺术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其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不会涉及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上的运作呢?

夏季风:国外许多基金会进驻中国,对于国内的艺术生态来说,他们要在中国之外产生影响力较之以前就要容易多了,至少多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当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入驻,毫无疑问会不知不觉中对中国艺术生态和艺术市场产生影响。我不敢说IAC基金会对此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我们希望通过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行动能改变一些东西。

